

照片中看成長



我的曾外孫女嘟嘟已經過周歲了，我和老伴兒還沒有見過她。不過女兒和外孫女幾乎每天給我們發來嘟嘟

的照片或錄像，從每一張照片和錄像中都能看到小嬰兒的成長過程。嘟嘟是個早產兒，生下來放在暖箱裏。她父母接她回家時是用一個類似提籃的小搖籃

提進家門的，當時的小嘟嘟像一隻小貓，看了真讓人心酸。好在她媽媽（我們的外孫女）奶水非常充足，讓嘟嘟張嘴第一口喝的就是母乳，為孩子的成長提供了優越條件。為

養活嘟嘟，全家人付出了辛勤勞動，精心護理，有人值白班，有人值夜班。近年花甲的姥姥姥爷（我們的女兒和女婿）到了不能支撐還必須支撐

下去的地步。就這樣，嘟嘟瘦小的身子漸漸變成了小胖墩兒，黢黑的小臉變得白嫩，小貓長成了一個小胖娃娃。

嘟嘟是個愛笑的孩子。長着一副笑臉兒，天生愛笑，從不會出聲兒，到咯咯地笑，現在會跟媽媽逗着玩兒，哈哈地笑個不停。

嘟嘟是個好動的孩子，從出生後，無一時不伸胳膊踢腿，四肢動個不停。會坐着了，兩隻胳膊左右擺動，扭動着兩隻小手，像打拍子一樣。會趴着了，兩腿兩腳交換着敲擊地板，同時兩隻胳膊做飛燕式地張開，只肚皮着地，像個小雜技演員。

嘟嘟是一個很知努力，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孩子。她趴着練翻身，左腿緊緊伏在地上，

右腿使勁往左伸，一次不行，兩次，三次，四次，終於翻過去了，像小熊貓打滾兒，獲得大家的歡呼聲和掌聲，她自己也抬起頭來笑了。

再長大一點，媽媽就訓練她爬行，開始時很笨，腿不會向前挪，她就一點一點費勁地向前挪動着手腳。突然有一天，手腳並用，向前爬去，越爬越快，像參加比賽要爭奪冠軍似的。又訓練她爬樓梯，開始時爬第一層台階就滾下來了，她努力向上爬，一層，兩層，突然有一天爬了好幾層，她回頭笑笑，好像說我有信心了，再繼續往上爬，越爬越快，居然爬上了二樓，一骨碌坐在門前，拍起手來，好像慶祝她的勝利。

嘟嘟很有音樂感。媽媽買了幾本兒童音樂畫書，裏面有按鈕，一按即出音樂聲。她很感興趣，每天都要按書中的鈕，音樂一響起，她就高興地隨音樂晃動着頭和身子，很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嘟嘟還是一個愛鑽研的孩子。她有很多玩具，她就拿起來琢磨半天。比如她把不同顏色的球一個個放進木盒子上端的窟窿裏，球就掉下來，順着盒子滾到另一邊。她最後總要拿起木盒子翻來覆去地看，好像要看球是怎麼掉下來的。

嘟嘟現在能夠不扶任何東西自己走一段路了。我每天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翻看手機上嘟嘟的錄像，她笑就跟着她笑，她的笑臉帶我入夢鄉。

一個早產兒一天天長大起來，是一家人辛勤努力的結果，我們當太姥姥太爺爺的，真心感到高興和欣慰。衷心祝福我們的第四代健康活潑，茁壯成長。

電影《狗陣》劇照。

管虎導演的《狗陣》前面感覺一般，心想這與狗陣有什麼關係呢，看着後勁就上來了。

因過失殺人獲假釋後回到家鄉西北小鎮的二郎（彭于晏飾），被安排進了打狗隊，遇到一隻疑似有狂犬病的流浪狗。人與狗都被嫌棄，偏見始終圍繞着他倆，生存如此艱難。從一開始的敵對、試探，到最後的人狗相依為命，過渡自然，人與人的感情是處出來的，那麼與動物也是。

想起呂克·貝松的《狗神》裏的男主角，患有精神病的父親打斷其脊椎致使他終身癱瘓，還被扔進狗窩與狗同吃同宿，最後與狗相互救贖。《狗陣》中的二郎幸運多了。

漫天飛沙的戈壁，破敗的居民樓，到處流竄的流浪狗，荒廢的動物園和遊樂場，一派凋零。這裏雖貧瘠，精神上卻曾熱鬧富有。十年前二郎是小鎮明星人物，摩托車開得好，還熱愛搖滾，組織過樂隊。

小鎮飽受流浪狗的困擾。為何有這麼多流浪狗呢，因為很多家庭在遷徙搬走時，拋棄了家中作為寵物的狗。打狗隊抓住這些狗，有的被高價賣掉成為盤中餐，有的則被處死。二郎表面冷峻，實則柔軟，他故意放過眼看就要被抓住的狗，還把小姑娘家的狗（辦不

起狗證）還給她。大伙都排斥他，連小鎮上的話事人（賈樟柯飾）和打狗隊所有成員乾杯，唯獨不與他喝。二郎幾次想站起來敬酒，都被無視。

無法融入的孤獨，無處不在的偏見，使他和那條被追殺的黑狗，何其相似。黑狗被抓後，他開車帶着狗回小鎮，遇到沙塵暴。車翻了，狗在鐵籠裏狂吠。他救狗出來時，還被狗咬傷。最終，荒野求生中，人與狗互相抱團取暖。動物是有靈性的，二郎與仇家打架，黑狗撞碎玻璃衝進屋幫他；二郎的父親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黑狗將爪子搭在老人的手上……父子相見無言，似乎無感情連接，但留給兒子的一張存摺，是作為父親無聲的牽掛。遠嫁的姐姐每次電話裏只記掛着拆還款，父親的病情，弟弟的生活，她漠不關心。

偏見在劇中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呈現了兩次。第一次，二郎想騎摩托車衝過一道兩鎮交界的溝坎，找黑狗，結果摔進溝裏。第二次，背着黑狗幼崽的他想再次衝過去，他把小狗先安放到另一邊，自己衝，再次摔下去。小黑狗聽到主人掉下去後，急得嗷嗷叫。

《狗陣》沒有《狗神》中的驚心動魄，也不像《忠犬八公》讓人感動落淚，但卻於看似平靜的生活中暗流湧動，衝擊人心。人若不是因為太過失望，也不會從動物這裏尋求慰藉，而動物若不是嚮往溫暖，也不會放棄自由與人為伍。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尼勒克我第一次來，近年頻讀史書，讀《史記》《漢書》《後漢書》，略知一二尼勒克往事，這地方曾有塞族人、大月氏人、烏孫人、匈奴人、突厥人棲息繁衍，又為烏孫、悅般等國轄地，唐朝時屬於昆陵都護府、北庭都護府，遼為契丹護府，為黑汗國地，元朝時屬達魯花赤管轄的察合台汗國地，明朝為韃靼瓦剌遊牧地。

從地圖上看，尼勒克地域形狀好像是一片柳葉。古人說一葉知秋，此一柳葉地亦可知秋，《春秋》。《春秋》者，史書也。天山腳下柳葉地，半部中國邊疆史。一來年久，二則孤陋，那些往事於我不過漫漶的一絲雨痕一點墨影一道晚霞了。古老的時空，只有幾聲零碎的鼓角爭鳴，只有一抹暗淡的刀光劍影，站在泛黃的史書裏躲躲閃閃。

史書是人的往事，年輪則是樹的曾經。春日溫潤和濕潤，雨量充沛，秋冬寒冷乾燥，樹木環紋有別，是為年輪。史書難免失真，

在尼勒克看濕地古楊

年輪比白紙黑字更清晰更坦白。

偶爾不讀書，寧願看樹，為求自然心耳。樹書同源，從前印書用梨木或棗木刻模板，古人說濫刻無用劣書，徒廢梨棗，是為災梨禍棗。每見梨樹每見棗樹，心裏常懷感恩之心，我輩文章日常，承蒙它的護佑福蔭。新疆多梨樹，也多棗樹，近年收存了不少古書，梨棗斯文流傳；近年多次往來新疆，也有對梨棗樹木的嚮往。

新疆的樹木，第一名品，應該是胡楊。少年時候迷戀白楊，筆直的幹，筆直的枝，無數次心裏禮讚其力爭上游。中年後喜歡胡楊，自然安穩，不爭不搶，偏安一隅。胡楊姿態婆娑，虬枝盤旋，那是風之力，雨之力，還有霜雪雷電之力使然。胡楊更近乎人，經受了多少風雨雷電霜雪，兀自不倒。傳說它生一千年，立一千年，存一千年，是為三千年胡楊。語涉誇張，但此樹堅毅、頑強的精氣神，有目共睹。

這回在尼勒克，知道胡楊之外還有古楊，它們都是喬木，同宗同屬同科，性情也相同。古楊又稱異葉楊、密葉楊，只是葉子

和樹冠比胡楊略大一些。

尼勒克濕地古楊林，一望無際的古楊，大樹遍野，鱗次成林。走進去，很快淹沒在綠色中。這綠色天賦異稟，不是翠綠濃綠墨綠明綠竹綠，更像是豆綠蔥綠水綠。綠總是浪漫的恣肆的鼓盪的，古楊林之綠偏偏含蓄、內斂、沉悶，入眼有風沙感粗糲感乃至朦朧感模糊感。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古楊，最老的一棵樹年壽幾近千年。樹早已中空，可以容身一人。忍不住鑽進樹心，擊掌為號，那聲音直上樹頂又蕩回來，耳畔嗡嗡作響，有回腸蕩氣的感覺。百千年前，這棵樹不過一株小小的孱弱的幼苗。和它同年的宋遼西夏吐蕃心懷雄霸，各自風流，各種威猛，如今那些王朝早已煙消雲散，盡歸塵土，一棵樹卻穿過了滾滾逝水，恬靜安然，生機猶存。

古楊屬金虎尾目，離開樹林之際，一尾蒼羽鶴遙遙飛向天空，幾隻小獸探頭探腦，風吹起白絮，隱隱雪意。夕陽散盡，餘暉照過樹林，耳畔彷彿有一聲雄渾的虎嘯溪澗。怪哉，快哉。

以文學為媒傳播香港文化



香港文學館原是一個陌生的字眼，因為過去只是紙上的東西、掛在文化人嘴邊的冀望。

說是紙上的東西，過去只是停留一紙空文；說是冀望，只是求而不得的希望。

且說二十年前，我們一班文化人深感西九文化區，除劇院、文物館，理應也有文學館包括在內。世界各大城市都設有文學館，唯獨香港闕如。

我們三十四個文化人集體呼籲並簽署籌建香港文學館倡議書。香港作家聯會旗下的《香港作家》雜誌刊登了倡議書，並組織了一些名家寫文章，此後還在報章公開登載與興建香港文學館相關的文章。

二〇〇六年，世界華文文學聯合會應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的邀請，組織了一個成員包括海內外華人學者、作家的日本考察代表團，訪問了日本多個大中小城市，發現日本全國有七個具規模的大型文學館，甚至我們所到的小鎮、縣都設有文學館，令人感到震撼！

返港後，我代表香港多個文學社團去信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會主席唐英年先生，提出在西九建立香港文學館的迫切性。後來收到一位西九文化區行政總監覆信，表示香港設有中央圖書館，還有個別高校設文學課程，香港已有足夠的文學設施。

我在報紙專欄予以一一反駁，表示如今世界各大城市均設有大型圖書館，他們的高等學院也有文學課程，但都建有文學館。眾所周知，文學館有其獨特的功能，具有收藏與研究、整理、推廣、傳播和交流的功用，是一般圖書館、高等院校不能取替的。

五年前，我在一次陪同中國作家協會鐵凝主席赴禮賓府會見時任特首林鄭月娥時，向特首親自申述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刻不容緩。

到了二〇二二年，死心不息的我再次向候任特首李家超致函，直到李家超上任後，在立法會答議員馬逢國提問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可能性，公開表示了建立香港文學館有其必要性。

與此同時，我們獲悉原茂蘿街七號的動漫基地結束，即向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申請在茂蘿街建立香港文學館的計劃。後來在與市區重建局的多次協商中，對方表示願意提供茂蘿街七號三樓作為香港文學館的選址，佔地二千多呎。

從倡議到香港文學館的落成，其間歷

經了二十個秋冬的漫漫長路，香港文學館從紙上的東西到落實建館，其間有十四位倡議人下世，其過程是一場角力！

由卅四位香港文化名人發起建立香港文學館，到香港文學館落成是香港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將成為香港文學的資料寶庫，通過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的展示，向世界推廣香港文學的獨特魅力和價值。

香港文學館的價值和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對香港文學的保存和推廣上，更體現在對香港的歷史意義上。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都會，香港有着豐富的文學創作和歷史故事，這些作品見證了香港的變遷和發展。香港文學館將成為一個記錄這些故事和創作經驗的寶藏，讓人們深入了解香港的過去，體驗香港的現在，並展望香港的未來。

我們將通過數碼化，建立香港文學的研究資料庫，搜集整理香港作家的作品與資料，出版香港作家的研究叢書和作品選集。我們還出版文學季刊《品嘗》，發表香港作家相關的評論研究文章和披載珍貴手跡，展現香港文學的風采。

我們今年五月中旬剛剛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了香港歷史上首次也是最大規模的「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展出來自不同地區的南來作家的手跡遺物，使觀眾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香港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以及香港作為開放社會的獨特創意和文化包容。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英國著名作家兼藝術家約翰·羅斯金的一段話：「設想一下，若是我們有權將過去時代中最偉大、最有才能的亡魂召之即來，並就最有意義的話題與之促膝談心，這種權力該有多麼寶貴呀！」

除了展示歷史，香港文學館還將通過舉辦各類活動和展覽，其中包括推進香港與跨界藝術的交流，我們闢有「文學與跨界藝術」的展區，通過AR功能展示出文學



不僅僅存在於書籍與文字之中，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也能產生無限的創意和影響力。這種交流不僅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內容與形式，也鼓勵不同藝術領域之間的合作與互動。香港文學館的活動和展覽將為文學界和藝術界帶來新的啟發和可能性。

我們特別重視兒童及青少年的教育，設立兒童區域，通過漫畫、卡通繪本、動感遊戲培養兒童對文學的興趣，並且通過賽馬會「流動文學館」計劃，利用流動車讓香港文學走向社會，最近我們已經走進了五間中小學，在學校組織閱讀推廣及遊戲活動，培養青少年對文學的興趣，提高青少年的寫作水平。

我們還將與教育社團及商界合作，在香港中小學和社區推出「小作家培訓計劃」，舉辦徵文比賽和開設學生作文發表園地。與此同時，我們將與香港高校合辦「作家培訓課程」。

總的來說，香港文學館在保存文學遺產、促進文學與跨界藝術的交流、推動本土文學發展和國際交流、培訓文學青少年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功能使得香港文學館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機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和文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力。同時它也為公眾提供了一個認識和欣賞本土文學的場所，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對香港文化藝術是一支強心劑，這一屆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並重視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之都的地位。香港文學館的開幕是政府對文學事業的支持和投放資源的體現，是政府對香港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承諾，也體現出香港文化的自信和繁榮的風華。

我們衷心希望通過共同努力，把香港文學館建成凝聚中華文化情懷和兼具香港文化歷史感、推動文學交流和培養文學創新的平台。



大熊貓的高原夏日生活



市井萬象

進入夏天，在位於青海省西寧市的西寧熊貓館，飼養員為館內的四隻大熊貓準備了西瓜、胡蘿蔔、蘋果等食材，豐富食物內容，調整大熊貓的飲食結構。